

李敖 著



李敖再數 蔣氏父子



李敖再數蔣氏父子

李敖著

李敖再數蔣氏父子

著作者：李 敖
出版者 全能出版社
發行人 劉兆輝
台北市崇德路266巷18號
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325號
代理發行
經 銷 信興書報社
臺南市國安街168號 電話：2633127
印刷所 精美印刷廠
臺南市新和二路三號
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
出版日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次版
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二次版
定 價 新台幣NT \$140
港幣HK \$28

目錄

汪子颺：三「士」殺一「陶」

李 欽：蔣介石抓住孫中山小辯

子

汪子颺：李欽又被告進官裏

汪 儀：六法全書中的政治神話

李 欽：孫中山既偽造文書又發

假誓

李 欽：爲「孫中山研究」致檢

察官

李 欽：請檢察官辭職

汪子颺：蔣介石不要中南半島

孟絕子：浪花淘盡「阿斗」

五

四

四

三

二九

三

二七

二

一

孟絕子：蔣經國的「長恨亭」

李世傑：輪椅救國論

李世傑：由許信良等談到十二要

犯和葉依仁輩

李世傑：你當然是匪！

李世傑：軍法看守所九年

前面

李 敖：介紹「汪政權的開場與

收場

李 敖：「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
八十封信」自序

李 敖：推開推事

曾心儀：靜站抗議事件前後

三「士」殺一「陶」

汪子闢

—李敖撰「誰殺陶同志」書後

「誰殺陶同志」又名「蔣介石怎樣暗殺革命元勳？」（見李敖著「蔣介石研究續集」）爲評論陳鼓應所寫「蔣介石的第一次暗殺事件」一文而作。李敖批評陳文「雖然用力是九牛二虎，成績卻九牛一毛」。之所以如此，因陳鼓應主要取用大陸上整理好的史料，排比爲文，所以他的結論，也就是大陸上早已有的定論：「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殺害了光復會領袖陶成章」。此一結論，雖早已定讞，但仍欠有力。李敖舉出鄧文儀撰「蔣主席」一書，其中赫然有「槍殺陶成章」一章，明言主席「掏出手槍，一槍把他打死」。自家人的供述、與別人家的指控，配合如此，才是有力的史證。這樣舉證，蔣介石暗殺陶同志的結論，才能說得斬釘截鐵！

三「士」殺一「陶」

一

筆者認為陳文的主要弱點，尚不在舉證乏力。而是如李敖所指出的，陳鼓應對整個歷史背景認識不夠，像是「速食麵式」的。正因如此，鼓應未能發揮他哲學家應有的明銳眼光，見常人之所未見。如果他有整個歷史背景在胸，就可明白陶成章之死，乃是同盟會（實際上是孫黃派）與光復會（實際上是章陶派）多年鬭爭的犧牲品。後來國民黨史家說陶成章先想殺害陳其美，是毫無根據的瞎說，爲了殺陶之後找藉口吧了。但是陶成章不服氣同盟會的專權獨霸，毫無可疑。章太炎曾勸陶成章不與計較，更從大處着眼，但陶成章瞧不下這口氣，以致招忌而遭殺身之禍。太炎在自定年譜中記之甚詳：

初，趙伯先（按即趙聲）之死，未有疑克強者也。煥卿不能分別，並惡之。至是日與黃陳不合，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於上海募兵。余告之曰，江南軍事已罷，招募爲無名，丈夫當有遠志，不宜與人爭權於蝸角間，武昌方亟，君當就蟄仙（湯壽潛），乞千餘人上援，大義所在，蟄仙不能却也。如此既以避鋒，且可用功，戀此不去，必危其身，煥卿不從，果被刺死。

章太炎明言陶成章之死，乃是由於光復會與同盟會「爭權」，何況在武昌起義之前，陶與孫早已結下樑子，現在又要在長江下游相爭，當然要「危其身」了。

如果說，陶成章之死的遠因是孫陶交惡，近因則是同盟會與光復會爭奪浙督。光復後的

浙督湯壽潛因即將就任交通總長，而推薦章太炎、陶成章、陳英士（即陳其美）代理浙督。太炎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七日打電報到杭州，自稱「願作民黨」而不就，並代陳英士辭謝，說是「英士志在北伐」，認為陶成章是最佳人選：

煥卿奔走國事，險阻艱難，十年如一日。此次下江光復，微李燮和，上海不舉，微朱價人，南京不下；而我浙之得力於敢死隊者甚多，是皆煥卿平日經營聯合之力，且浙中會黨潛勢，尤非煥卿不能拊慰。鄙意若令代理浙事，得諸公全力以赴，必為吾浙之福。（載「時報」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）

陶成章也最為浙江各界所支持。當浙江各界以浙督見推，陶氏婉謝時，浙東名流致電說：

各報館轉陶煥卿先生鑒：頃閱先生通告各界電，駭甚！先生十餘年苦心，才得今日之收果。吾浙倚先生如長城，經理浙事，非先生其誰任？……

這封電報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見報，而同一日清晨二時許，陶成章已在廣慈醫院被蔣介石暗殺。陶成章雖不願就浙督，但他在浙江的聲望與實力是同盟會難以抗衡的。知道上述事實，再看鄧文儀「蔣主席」中一段，將更有會心：

這時候，有個假革命，陰謀奪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，因為陰謀不能成功，準備暗殺陳英士先生，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後，心想：假使陶成章的陰謀成功，那麼江、浙再入混亂狀態，勢將影響到革命基礎的動搖。經過公私利害的慎重考慮以後，便決心先除陶成章。

所謂「假革命」，因陶不屬孫黃一系，在孫黃一系看來，「革命」唯此一家，別無分店。你要開分店，當然是「假革命」。陶成章明明推辭浙督不就，偏偏要說「陰謀奪取浙江都督」。倒是「陰謀」地把人家殺死在醫院裏了！因怕陶成章「陰謀」成功，江浙成為光復會的天下，動搖的不是革命的基礎，而是孫黃的基礎。陶成章一死，光復會果然是一蹶不振，從同盟會的眼光來看，可說是殺對了人，豈不是嗎？

陶成章之死既然是爲了孫黃一系同盟會的利益。同盟會的「最高當局」不是槍手蔣介石，也不是派遣槍手的滬軍都督陳其美，而是臨時大總統孫文和陸軍總長黃興。你相信殺劉宜良（江南）完全是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的主意嗎？如果不信，又安能相信殺陶成章完全 是陳其美的主意呢？

李敖在文章中已指出：

孫中山當時正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陶成章多年批孫的事，當然爲孫中山的死黨陳其美所深

知，陳其美此時此刻，要「秉承領袖意旨，體會領袖苦心」，而要「教訓」陶成章，豈不正是意料中事，孫中山焉有不知之理？

但是李敖點到爲止，未再敷陳。我們在此不妨進一步一探領袖的「意志」與「苦心」。與陶過從甚密（章陶是光復會的正副會長）而知孫黃甚深的當時人章太炎，曾在刺陶後一日，作了一次談話，由寂照筆述，後來登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「神州日報」的第三版上，似鮮爲人知。在此一談話中透露了二件事。其一是：

南京既破，黃興遽被舉爲大元帥，浙軍不平，反對甚烈，卒以黎元洪爲大元帥，黃興爲副元帥，外人頗有疑陶君嗾動軍隊爲此者。滬都督陳其美嘗與浙軍參謀呂公望言，謂致意煥卿勿再多事，多事即以陶駿保爲例。

陶駿保爲同盟會槍殺的光復會軍官，在刺陶之前，已對陶有所警告。太炎述此時，呂公望尚在，決不可能是空穴之風。何況在魏蘭的「陶煥卿先生行述」中也提到：

當其時，上海謠傳已有陳其美欲刺先生之說，先生不以爲真。王文慶在南京致書先生，謂得確實消息，先生在滬大不利，先生始避之於客利旅館。

可見殺陶已醞釀多時，而且「確實消息」來自南京！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：

孫文歸，被舉為臨時大總統，就任後，即與陶君書，請問從前宣佈罪狀之理由（按即「南洋革命黨人宣佈孫文罪狀傳單」），謂予非以大總統資地與汝交涉，乃以個人資地與汝交涉。書到之日，陰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。其後三日，陶即於廣慈醫院被人刺死。

足見孫中山念念不忘，準備算舊帳的，想要「教訓」陶成章的，書到三日後，陶同志就被刺死，亦恐非時間上的巧合吧！

陶成章也知道危險，所以才移居到廣慈醫院，即使給他的妻子寫信，也十分隱密。現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（陰曆）的短箋，成爲絕筆：

弟現移居金神父路，在南徐家匯路相近，廣慈醫院，頭等房間第六號。此地僻靜，晚間來看不便。如來看視弟，可在上午八、九點鐘後，下午四點鐘前，此上小雲姊鑒

從弟東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

小雲即孫曉雲，陶成章的太太，一九〇九年在日本結婚。東生爲陶成章的化名，曾用起東筆名故。成章死後，有遺腹子，即陶珍（本生）。

歷史家不可能找到孫黃下令刺陶的文證，但無可懷疑的是刺陶的「意願」，蔣不如陳，

弟現

在南徐家渡飛橋近
居金神父路廣有

廣

此地僻靜。晚間來看不

便。如來看。碗裏可

在上

午八九點鐘。復。丁年四月

鐘前。此上

小雲吾姊鑒

從弟東生白

十一月十一日

陶成章的遺簡。

陳不如黃，黃不如孫。但在刺陶之翌日（元月十五日），臨時大總統立卽致電陳其美：

萬急，滬軍陳都督鑒：閱報載光復軍司令陶成章君，於元月十四號上午兩點鐘，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被人暗刺，槍中頸、腹部，兇手逃去，陶君遂於是日身死，不勝駭異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，奔走運動，不遺餘力，光復之際，陶君實有鉅功，猝遭慘禍，可爲我民國前途痛悼。法界咫尺在滬，豈容不軌橫行，賊我良士。卽由滬督嚴速究緝，務令兇徒就獲，明正其罪，以慰陶君之靈，泄天下之憤。切切。總統孫文。（初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「民立報」，收入「孫中山全集」，第二卷頁二三。）

「不勝駭異」，與「賊我良士」，顯然是言不由衷。最有趣的是「卽由滬督嚴速究緝」，豈不是要教唆殺人犯去究緝殺人犯嗎？蔣介石逃到日本，孫中山總該知道誰是兇徒了吧！但兇徒不但沒有緝獲歸案，明正其罪，反而栽培有加，成爲接班人，那能慰陶君之靈。更難滌千秋後世之疑。

孫中山不可能緝兇，十分明顯，然猶不得不肯定陶成章對革命與光復「實有鉅功」，且因陶之死，「可爲我民國前途痛悼」。但到了鄧文儀手裏，不但不敢稱他的「蔣主席」爲兇徒，反倒咬一口，說陶成章「假革命」，「搞陰謀」。雖然拍了總裁的馬屁，卻把總理的話當成了狗屁，呵呵！

臨時大總統致電陳其美之後，陸軍總長黃興又於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電報到上海：

上海陳都督鑒：聞陶君煥卿被刺，據報云是滿探，請照會法領事根緝嚴究，以慰死友。並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爲幸。黃興叩。霰。

黃興更故佈疑陣，「云是滿探」，但又露出馬腳，說要「設法保護章太炎」。為什麼滿州的偵探只想殺光復會的領袖們呢？為什麼不必保護同盟會的領袖們呢？說到保護章太炎，更有趣的還在後頭，因章太炎不斷批評南京的臨時政府，黃興又想要殺章。太炎在與黃季剛書中透露此事：

昨聞述黃克強語云：章太炎反對同盟會，同盟會人欲暗殺焉。以其所反對者，乃國利民福也，賴我抑止之耳！咄哉克強，所善者獨有恫疑虛愾耶？往者，陶煥卿死，彼卽電陳其美保護，今又以斯言見詬，如是技倆，但可於南洋土生間行之，何能施諸揚子江流域耶？暗殺本與盜賊同科，假令同盟會人誠有此志，則始終不脫鼠竊狗偷之域。克強以此恐人，而反令己黨陷於下流卑污之名，亦當戒之，令慎於語言也。……

此函未署日期，但曾發表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「大共和日報」上，故不可能晚於

四月十四日。後又收入「太炎最近文錄」。太炎除藉此痛罵黃興外，更立此存照，使黃興不敢下手。章太炎雖幸免於難，但卻不能挽救光復會在江浙一帶的慘敗。由此可知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之前十五年，孫黃也曾在同一地區清過黨，把光復會摧毀殆盡，而陶成章之死，實爲光復會傾覆的先聲。

記得十多年前，美國電視臺有一個節目叫：「你是誰」(What's Your Name)，三個穿著打扮完全一樣的人先後站起來都說：「我是王二麻子」！要人猜，誰是真正的王二麻子呢？誰是殺陶同志的王二麻子呢？

蔣介石早就站出來了。

陳其美也早就站出來了。

應該輪到第三個人站出來了。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晚間寫

蔣介石抓住孫中山小辮子

李 敦

汪子颺教授近作「三『士』殺一『陶』——李敖撰『誰殺陶同志』書後」，是一篇論證精彩的文章，它進一步的追蹤出孫中山涉嫌謀殺革命元勳的真相。

關於這件謀殺案，我在「誰殺陶同志」曾首先點出：革命元勳陶成章被暗殺，「孫中山當時正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陶成章多年批孫的事，當然為孫中山的死黨陳其美所深知，陳其美此時此刻，要『秉承領袖意旨，體念領袖苦心』，而要『教訓』陶成章，豈不正是意料中事？孫中山焉有不知之理？」我又點出：「章炳麟『太炎先生自定年譜』一九一六年條下說孫中山為人『憲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者，訖為大總統不能悛。』整個陶成章被暗殺、革

命被篡奪，就是孫中山這一利用『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』的手法使然，我這篇文章的基本旨趣，就在點破這一關鍵，有心人請『多多體會』。」汪子颺教授是超級有心人，他不但體會了這一點，並且舉證證明孫中山一回國做臨時大總統，就氣量狹小的要跟陶成章算私仇。所謂私仇，是一九〇七年孫中山秘密拿了日本政府的錢，私下花用，不肯用做東京方面的革命經費，使同志屈辱挨餓，形成反孫風波。這一風波，延續到一九〇九年，更加白熱化。這年九月，陶成章等發佈「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」（又名「孫文罪狀」），文中列孫中山罪狀多條，說孫中山借革命獵取名譽地位，「殘賊同志」、「蒙蔽同志」、「敗壞全體名譽」，認為「惡莠不除，則嘉禾不長」。要求同盟會總會開除之，改選總理。黃興對此，極力抵制，陶成章乃將該公函在中外各報發表，自云與孫中山「已不兩立」。民國成立後，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，寫了一封私信給陶成章，私信到後三天，陶成章被孫中山的「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」的黨羽幹掉了。汪子颺教授說：「足見孫中山念念不忘，準備算舊帳的，想要『教訓』陶成章的，書到三日後，陶同志就被刺死，亦恐非時間上的巧合吧！」這是呼之欲出的結論。

正因為古人「二桃殺三士」、今人「三『士』殺一『陶』」，所以孫中山和「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」的黑社會人物爲伍，也就益形密切。